

奇卷人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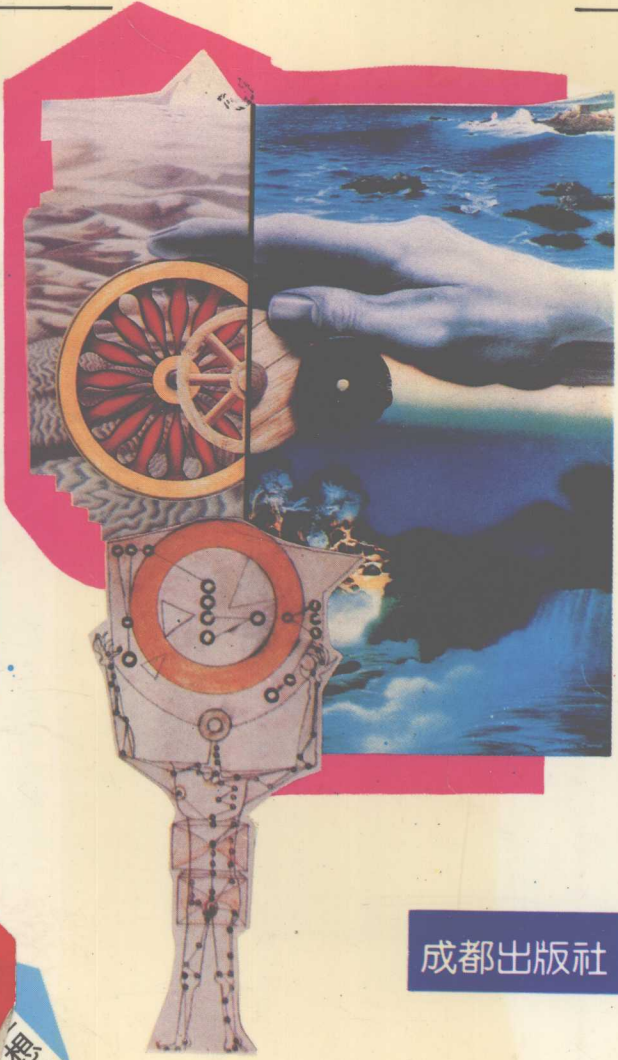
我是怎樣的一個瓶子

听雨楼文丛①

卧游有术○社会填充物○十首足矣○分享○仰望苍天

良心与凉心○无妨忧郁○
秀色可餐○关公大玩偶○

刘心武◎著



成都出版社

奇卷人册

中國當代名家散文◎隨筆精品自選集

奇卷人册

奇卷人册

中國當代名家散文 ● 隨筆精品自選集

我是怎樣的一個瓶子

著者 ● 刘心武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011)

我是怎样的一个瓶子

听雨楼文丛(第1辑)

作 者:刘心武

策 划:陈伯君

责任编辑:陈伯君

封面设计:邹小工

装帧设计:晓 潮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成都十二桥街30号)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成都军区印刷厂

印 张:4.5 插页 2 字数 90 千

版 次: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30000册

书 号:ISBN7-80575-602-3/I·112

定 价:4.80元

序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写散文随笔的兴致勃发，竟达到平均每三天一文的程度，我在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报刊上先后开辟了十五个属于我个人的散文随笔专栏，并应出版社之约，编出了《有家可归》《为你自己高兴》《沉默交流》《仰望苍天》《富心有术》等好几本集子，并有自成系统的《献给命运的紫罗兰——刘心武谈生存智慧》专书出版；其中若干文章得到发行量很大的一些刊物转载，承蒙读者不弃，这期间得到许多的来信，绝大多数都鼓励我继续写这类文章，说他们读起来，不比读我的小说兴味差。

这期间我自然没有停止小说创作，我出版了两部新的长篇，还有新的中短篇小说集，我也还写了若干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在我来说，写所有这些文字时，都充溢着心灵的快感。

关于小说与散文随笔的区别，我有这样的体会：写小说事先要琢磨好结构，至少我是这样；写散文随笔却有了灵感可以马上下笔，不必为结构动脑筋；有的散文随笔结构显得很精妙，我想那未必是事先琢磨好，“按既定方针办”的结

果；写小说有点像修水库，写散文随笔则好比乘竹筏顺溪流而下；当然好小说也须“临场发挥”，随机调适，但按“设计图”中规中矩地一路写下去，也行；好的散文随笔靠的可是“神来之笔”，“按方抓药”的散文随笔必板结生涩，简而言之，心头有了“一闪念”即可坐下写散文随笔，无须“腹稿”，好坏，可就全凭缘份了。

这本集子，是我近两年的散文随笔精选集，像上面举出的那几个集子，都是按文章的内容或类型编辑起来的，这个集子却完全按发表出的时间排列，因此自有特点——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窥见我心灵的运行轨迹，这本集子里也有若干篇我最新的文章，是第一次收录入书。

好，谢谢打开这本书的读者，是的是的，请您边看边想——刘心武，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瓶子？

1993.6.22

于北京绿叶居

目 录

- 序
岁月如筛留真情
五十自戒
卧游有术
剜苹果
羞涩
黄河、龙门与百佛顶灯
无闻
冰吼
关公大玩偶
松本清张一去不返
社会填充物
仰望苍天
十首足矣
入乡随俗谈何易
分享
斯德哥尔摩长笛
软心肠
我是怎样的一个瓶子
- 我的鼻子
让“卑”字走开
追兵来了
从一个微笑开始
夜凝珠
良心与凉心
心灵潜语
她是哪国人
鸚鵡前头不敢言
你的情趣分
善感
村路上，告别母亲
无处存放
无妨忧郁
苦笑不苦
棱角美与曲线美
米勒斯花园
什么都吃
秀色可餐

岁月如筛留真情

岁月真如一面筛子，不知不觉中筛去了轻浮，留下了厚重。好。

案头摆着今年得到的贺卡，比以往少。少得好！纯粹礼节性的、顺便签寄的、附有别意的、一时兴起的，都少了，筛出的全是真情实意的，于人于我都好。

年岁越长，那岁月的筛网漏眼似乎便越大。网眼大好。原来颇耿耿于怀的，现在只觉实在算不得什么，任其从网眼漏下，只觉得轻松，而原来并未真以为然的，一番筛动后却留在了筛面上，沉甸甸的，提醒我人生的权利和义务所在，使我懂得珍惜、珍重、珍爱。

岁月不停地筛动着。时而迂缓，时而猛烈，岁月的筛公正、冷静、沉着。我在岁月的筛上成长。筛下的即使是我舍不得的，也只好认头。筛剩的即使是我负之沉重的，也只好承担。仔细想来，这便是人生。能对人生有清醒的眼、脑，看时不变形，思时不邪，好。

我筛掉的，也许正落在别人的筛面上；别人筛掉的，又也许正落在我的筛面上。岁月如筛，但对每一个人来说，却又是各有一面筛。筛上的网眼，由岁月和每人协同编织。也许网眼过大时，需抽出心中之丝，将其补缀得细密些吧——

但我眼下还无此种欲望。我只觉得以往的网眼，于我来说是过于细密了，有的地方，更被幼稚、无知、狂傲、莽撞，自作多情、想入非非所蒙蔽淤塞，所以该漏的没有漏下，而不该眷恋玩味消化驱动的，却耗费了许多情感、思绪与才智，不仅无益，反受其害。从今以后要力求除弊清淤，协同岁月的筛子，筛掉虚伪，留下真实；筛掉矫情，留下真情；筛掉混沌，留下清醇。

这样一想，真好。

——1992年岁初写在给自己的贺年卡上

五十自戒

算来今年要满五十了。参加工作以后，听惯了“小刘”的称呼。后来专门搞创作，也很享受过一番“青年作家”的头衔。现在年届五十，渐渐有人叫我“老刘”，无论如何再不能划归青年行列了。

据孔夫子立下的标准，五十岁时应达到“知天命”的境地，我能么？实在没有信心。

但也不甘自暴自弃。我曾说过，自己以往十多年写的小说，对人性善的挖掘，比较执著，但对人性恶的探微发隐，就比较薄弱了。现在我想说的是，对人性的探索，无论是善的一面，还是恶的一面，以及善恶难辨乃至善恶杂糅与相激相荡的一面，还有不能善、恶概括的其他侧面，包括那些微妙的、神秘的、深隐的、混沌的、基本粒子般难以把握和天体星云般难以穷尽的种种构成，固然需要沉淀到社会生活中去作不懈的体验，同时，勇于以自己的心灵作探究的标本，把自己“皮袍下面的小”，乃至心底最深处的污垢作一番扫描、剖析、化验与涤荡，恐怕也是必不可少的。

清夜扪心，便感到自己心灵深处至少有两种恶，在五十将临时有窜动膨胀之势，不能不引以为戒。

一是对同辈人的嫉妒。据说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又据

说嫉妒心是有规律可检的——几辈人之间，差辈间的交叉嫉妒，相对要弱于同辈间的平行嫉妒；同性之间的嫉妒，相对要强于异性之间的嫉妒；同行间的嫉妒，亦相对强于隔行间的嫉妒；渐进者对暴发者的嫉妒，却又往往弱于暴发者对一贯顺利者的嫉妒……又听到过一种理论，是说嫉妒之心不可无，但不可太强，适度的嫉妒是人奋发向上的心理原动力之一；社会的良性竞争中，实需适度的嫉妒心作润滑剂……

我对这种种说法都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就我个人而言，冷静自视，那心底里咬啮着灵魂的对同辈人的嫉妒，却无论如何是一种即使不能涤除也必须自觉压抑的人性恶。

在同辈人里，我一度算是幸运儿。情况众所周知。但在知足的心理层面下头，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竟仍然时常窜冒着对同辈人的嫉妒。对人家才能方面成就方面名方面和利方面实惠方面实力方面前景方面眼下方面……种种超过自己的地方，总有一种针刺般的隐痛。从而不仅在暗中巴不得人家或自然衰竭停滞倒退或触个霉头栽个跟斗，甚至还有一种隐藏得很深连自己也死活不愿承认说出来写出来要鼓起老大老大勇气并且脸上不禁火辣辣——可那又是千真万确存在着的恶浊想法——一旦有机会，少不得要臊一臊他的面皮，扫一扫的光头，坏一坏他的声誉，阻一阻他的前程……年届五十，面对自己的心灵，我不禁自问，会有那么一天，我由于自己竞争力的衰竭而进一步发展到借助于“拉大旗作虎皮”，以冠冕堂皇的符号系统，掩护着我那对同辈人的嫉妒毒焔，去达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目的

吗？

另一种蛰伏于我灵魂深处的恶，便是对年轻人的嫌厌。其实也还是一种嫉妒，所谓对年轻人，是含混其辞。干脆更坦率些说吧，针对的是比我年轻的作家——当然，那对他们的嫌厌度，是与他们的走红程度成正比例的。我走上文坛那阵，有多艰难，他们现在多容易！我从茅盾手里领过头名奖状时，他们还在哪儿窝着哩？看他们那狂放劲儿，知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们见到我的时候，居然没有足够的礼貌，没有应有的微笑，没有引出我谦让之辞的必要恭维，没有征求我的批评指正，甚至没有最低限度的敷衍……他们写得太多因而太滥！写得太快因而太粗！写得太轻松因而太浅薄！写得太新潮因而太危险！写得太火爆因而太讨厌！他们应该沉下去！应该暂停！应该知趣！应该安于寂寞！……我心灵深处的恶啊，其实，恐怕是我自己难耐寂寞吧？因为不能将我的高峰期、我的走红期、我的轰动期加以延长、发展、上扬，所以，我不能承认年轻一代超过跨越我的现实！……从心底深处挖出的这些黑臭的“意识流”，如一堆蠕动的蟑螂般令我自己恶心。天哪，难道迈进五十岁，走向六十岁，我会变得把骂年轻作家，渐渐当作我的日常功课吗？我再写不出像样的作品，甚至连不像样的作品也出不来，剩下的事情便是坐在客厅里，同一二同辈相投者叹息年轻一代作家的不肖，或者出席一些这样那样的会议，满足于在有关报道的一串名单里见到自己的芳讳，又或者在会议上，作出气急败坏的发言，抨击年轻作家的所作所为——当然在我所使用的符号系统里，我会频频嵌入诸如“多数”、“大多数”或“少数”、“极个别”一类字眼显示出自己并非“以偏代全”。但最

要命的是，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的年轻作家的作品，我其实都不耐烦阅读，或简直根本不读，我对他们的义愤大多来自“听说”，有的是同辈人辗转告知，有的则仅仅来自餐桌上子女的议论——并且还是赞赏的议论……天哪，我会变得那样吗？会吗？

一身的冷汗在慢慢干掉。值得庆幸的是自己还……说一句“江郎并没有才尽”，灵感仍时有爆发，创作冲动涌起时似乎也还虎虎有生气，短至一二百字的极短篇，长至几万字十几万字几十万字的小说，也都还能写，并且在散文、笔的写作方面更有空前的兴致与产量，下笔绝无枯涩感有汨汨流淌之势，并且写出来的东西也还大都能找到地发表，也还能出书，还有竞争力，没有衰竭，所以迈进人生第五十个年头时，占据着心灵大部分空间的，似乎也还是些光明的、向上的、健康的、善良的、美好的、有益的、宽容的或至少是平实的、无害的、中性的、庸常的东西。

但搞一搞自我的心理卫生，挖一挖自己灵魂深处的恶浊，给自己提出一点警戒，确实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把它公布出来，自我示众，也是企盼前辈、同辈、后辈能助我一臂，使我能更有自知之明，更能踏实精进，并且能抑制住乃至荡涤那心灵深处时不时往上拱动的恶浊，使我五十岁后至少还是一个正常的作家。

卧游有术

一位朋友出访过欧、美、澳、亚、非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有的省份也几乎转悠殆尽，真所谓阅尽人间春色，十二栏杆拍遍，但他就还一直没登过泰山，至今也还没抽空去离他家并不太远的北京智化寺一游。见多识广如我这位朋友，尚且不能把世界上的风光遍览，更何况一般并无很多条件外出特别是尚无条件出境旅游的常人，所以，为补偿对世上美丽风光的向往之情，工余闲暇时的卧游，便成为一桩极富意趣的雅事了。

所谓卧游，严格解释，便是躺在床上，借助书籍、画册到风光旖旎之地神游一番。其实，倘宽泛地理解，则无论是坐在书桌边，倚在沙发上，或采取其他的闲适身姿，也无论是除书籍、报刊、画册外，还借助于电视，录像、幻灯、音响或其他的感性手段，对自己所渴慕、所喜欢的风光作放松、尽兴的间接游览，均可划入卧游的范畴。

不经意的卧游，大约许多人都有过的生活体验，尤其是电视如此普及的状况下，像许多人每到周六晚上必看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的《正大综艺》，那潜意识之中，最热衷的倒未必是其中的“正大剧场”或“名歌金曲”，而是对世界的各地风土人情的大段介绍：有的人看电视中的《动物世

80.11
SWF.1

界》，那作为主角的动物固然令他或她兴味盎然，而附带所出现的背景风光，也是牵动他或她不愿放过的重要因素。这种卧游，基本上是人予我受的方式，属于被动的、飘忽而过的，所以游时虽然轻松愉快，但过后也很容易淡忘。

我另一位朋友，无缘出国旅游，国内到处走动的机会也不多，但他极擅卧游。他的卧游，是刻意经营的，主动的、每游必留下鲜明的印象，不仅使他的业余生活大放光采，也大大促进了他的身心康健，我以为，他在工作中的精神焕发、富于想象力和时有新颖创见，其实也与他卧游有术相关。

举例来说，有个周末，他兴来兴致，要作多瑙河之游。他平时爱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名曲欣赏”，注意用录相机辑录，其中自然少不了《蓝色的多瑙河》一曲，于是，他先倚在沙发上，重放这一曲，随着施特劳斯的那优美旋律，种种多瑙河流域的美景一一映入眼底。在赏心悦目之余，他感到自己对多瑙河的了解，其实十分模糊，于是，他到书架前，抽下了一册《简明不列颠全书》——那一套“全书”10巨册本是几年前单位作为一种“业务资料”按人头发下来的，因他在单位里搞行政工作，所以平时难得一用——查阅了“多瑙河”的条目，这下知道该河发源于德国黑林山，流经德、奥、捷、匈、南、保、罗、苏（当时苏联尚未解体）八国，最后从罗马尼亚苏利纳附近注入黑海。放下为他增添了知识的《简明不列颠全书》，他再看了一篇录相，节目是日本NHK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从画面展示的情景推测，是在德国、奥大利的流域拍摄的，因此，收入眼底的印象，应当说还只是多瑙河上中游的风光。罗马尼亚那多瑙河下游三角洲的景色恐怕又另有一番味道吧？他仰卧到床铺上，双手交叉搁在

枕上,再枕着头,眼望天花板,搜索着个人往日积累的印象,结果很快就联想到了曾观赏过的一部罗马尼亚故事片《多瑙河之波》,该片是以多瑙河三角洲的风光为背景,讲述一个反法西斯故事的,那影片无法立即再重现眼前,但他想起自己积攒的录音盒带里,是有《多瑙河之波》这一曲的,于是他起身,从书架上又翻找出了那盘久违的磁带,使用了多日未曾启用的音响选曲功能,很快使自己又沉浸在与《蓝色多瑙河》异趣的《多瑙河之波》的旋律中。但多瑙河三角洲的风光到底如何呢?他忽然想起,有一次参观一个专业性的博览会,曾领取到一份罗马尼亚参展团印发的资料,彩色精印,虽说主要是介绍该国的产品,但附有若干恰是展现多瑙河三角洲迷人景色的彩色艺术摄影,那资料他本已弃若敝履,早打算处理掉了,现在何不找出来,使其成为卧游中顿生乐趣的一环呢?于是他又到阳台上废旧报刊的堆垛中,找出了那份资料,抖去灰尘,置于枕边,洗漱毕,他脱衣上床,钻进雪白的被窝,在床头灯的映照下,一边重听《多瑙河之波》的旋律,一边细细地品鉴着那资料上的多瑙河三角洲景色:壮观的芦苇丛、密聚飞行的鸟群、静静地在河湾开放着的鹅黄色莲花……他后来将那晚卧游的心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给我听,竟令我嫉妒起来——因为我既去过德国,也去过罗马尼亚,并且有一晚还分明坐渡船横渡过多瑙河,但不经他提醒,我就说不出多瑙河究竟流经了哪些国家,并且对其上、下游的景观特点,似也不能像他那样明晰形容……何等游客,竟能足不出户,而身心尽吮其乐!我不禁搯起他的背来。

世界真大,而人生真短,严格意义上地遍游世界每一角落,几乎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可能,因此,卧游的必要,实

顺是太大了！而卧游亦有术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注意创造、积累、交流、传播卧游的技巧与经验！

剜苹果

用你女性的睿智与温柔，精细、宽容地观察、对待世界与人生。

世界不完美。人生不圆满。

世界和人生都犹如一只有虫眼或撞痕的苹果。虫眼有时甚至通向深处，乃至达于核内；撞痕使部分果肉凹陷变质。

虫眼并不是整只苹果。撞痕只伤及果肉的一部分，通常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请从整体上观察苹果，从全局上把握苹果。

苹果在你手中。你有主动权。

其实，很简单——剜去苹果的虫眼与撞痕下的变质果肉，世界便会变得格外可爱，人生便会变得格外香甜。

神圣的女性，你最善于剜苹果。

常常是儿子对年老的父母淡漠，而女儿却仍怀着足够的关怀与温暖，照抚、愉悦着年老的双亲——因为女儿往往比儿子更能够剜去那些因年老而派生出的“虫眼”与“撞痕”，眼里心里仍满溢着父母那苹果的芬香。

常常是父亲已对孩子厌烦，而母亲却仍怀着足够的耐性与热情，奉献给孩子毫未见衰减的挚爱与教养——因为